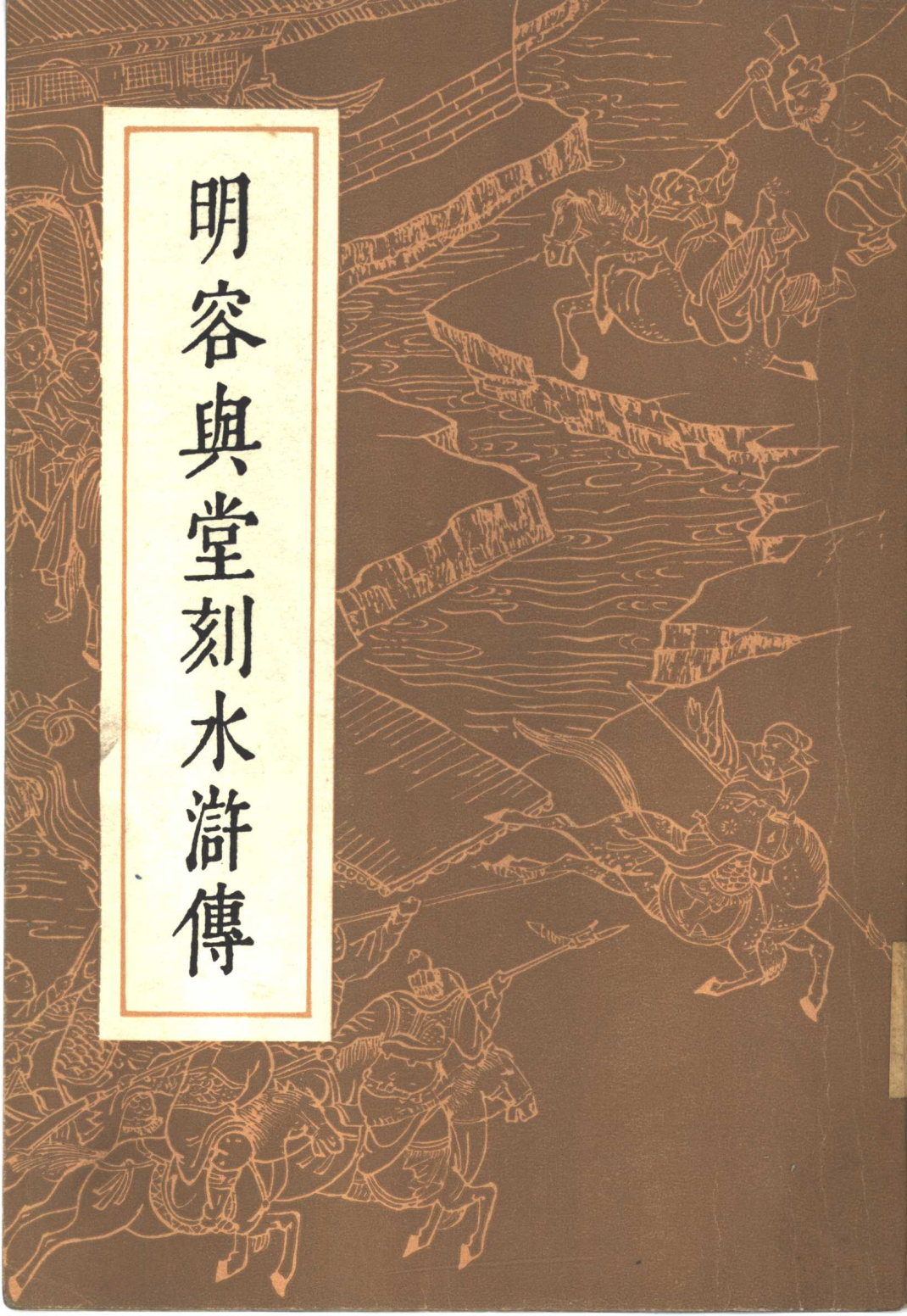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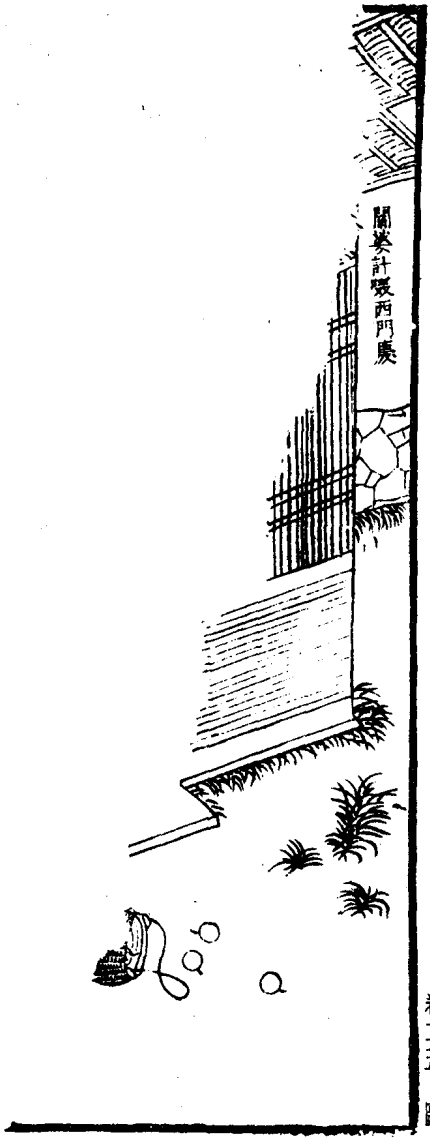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明容與堂刻

水滸傳

二


關婆計堰西門處

淫婦藥鴆武大郎

半。聯。句。非。一。般。句。是。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詩曰

可惟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因此　破業傾資總爲他　半聯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墻內　血汚遊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逃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箇尖　一箇呆　逼真逼真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稃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你怎地棧得肥胳胳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

從小孩子口中說出真是匪夷所思

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肐膊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肐膊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畇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

來問我武大道眞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眞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

全要知道鄆哥也不為武大也不為西門慶只是要出王婆這口氣耳妙妙

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必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打我時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逃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

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遶入去武大自把擔兒

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倀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恣施爲　鄆哥指計西門慶　他日分屍竟莫支（要他命那）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惡則惡却惡似也美似也

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房裡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忌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逾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閑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忌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扳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

沒工夫說話

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撒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摻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

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踅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氷窖子裡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乎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柁的我是趂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

好想頭

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狠狽裡便好

真、咄咄逼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証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這箇婆子倒是老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